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560
23 October 1984

CHINESE

第二五六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4年10月23日星期二下午4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巴索勒先生	(布基纳德索)
<u>成员国</u> ：	中国	凌青先生
	埃及	哈利勒先生
	法国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
	印度	克里什南先生
	马耳他	博格先生
	荷兰	范德尔斯图尔先生
	尼加拉瓜	伊卡萨·格利亚德先生
	巴基斯坦	沙赫·纳瓦兹先生
	秘鲁	阿里亚斯·斯特拉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克拉维茨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津巴布韦	马欣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1984年10月17日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6786)。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埃塞俄比亚和南非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取得安理会的同意，我建议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这两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主席的邀请，旬卡先生（埃塞俄比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冯·舍尔恩丁先生（南非）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我想通知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10月23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该全文如下：

“关于1984年10月17日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我谨请安理会让我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根据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参加安理会对“南非问题”这一项目的审议。”

在前几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在审议其议程上的事项时，曾向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代表发出邀请。根据此事过去的惯例，我建议，安理会根据其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要通知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1984年10月23日布尔基纳法索、埃及和津巴布韦代表给我作为主席的信，全文如下：

“我们，安全理事会各署名成员国谨要求，在安理会开会审议“南非问题”项目期间，根据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向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发出邀请。”

该信将作为安理会S/16794号文件印发。如果没有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决定根据其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图图主教参加会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本次安全理事会会议是应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要求而召开的，他在1984年10月17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一封信中代表非洲国家集团提出这要求，该信载于S/16786号文件。我想提请理事国注意S/16764号文件，其中载有秘书长传达大会39/2号决议的一份说明。安理会各理事国已经收到了S/16791号文件，其中有布尔基纳法索、埃及、印度、马尔他、尼加拉瓜、巴基斯坦、秘鲁和津巴布韦提交的一份决议草案。

第一位发言者是埃塞俄比亚代表，他希望以非洲集团1984年10月份主席的身份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贝尔赫努·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联合国非洲集团和我自己，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非洲集团感到很荣幸，因为得到你来主持对南非局势的讨论，我们十分熟悉你对南非人民反对邪恶的制度化种族主义体制的斗争的承诺。我也想向你和安理会其它成员表示赞赏，感谢你们响应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请求，并允许我就这个项目发言。

数十年来种族隔离一直是南非政府的国家政策和南非人民的生活方式。

以分别发展的名义，南非各民族被分隔开来，白人得尽好处，黑人的待遇则最差。白人占有了所有的东西，而黑人却一无所有。一个国家被分裂为不同的社会。在这同一个国家内，殖民者俨然成了公民，土著人民却变成无国籍之民。

根据比勒陀利亚的歪理，黑人并不是没有国籍的；他们有自己的班图斯坦。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来说，南非黑人的人权和民族权利通过班图斯坦化进程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因此，黑人将被逐出祖先的家园，挤到南非荒芜的土地上建立

他们漫画式的家园，徒有独立国家的装璜。这是对正义的歪曲和嘲弄！幸而国际社会认为所有这些伪造的实体都是非法和无效，不予接受。

但是，可恶的比勒陀利亚政权一如既往，无视正义和理智，不仅更加疯狂地推行班图斯坦政策，而且最近以它特有的方式试图“解决”所谓有色人种和亚裔人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南非所谓的宪法改革，其实质内容及其动机。我们也了解随后进行的所谓公民投票和选举。

这一宪法诡计是“分而治之”这一帝国主义理论的杰出实例。这场戏无非是企图进一步巩固白人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它不仅受到了南非大多数黑人的抵制，而且受到了绝大多数所谓有色人种和亚洲血统人的抵制。此外，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决议中也明确、毫不含糊地加以否定。

大家一定记得，安全理事会在1984年8月17日通过的第554(1984)号决议中宣布所谓新宪法不仅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而且完全无效。大会在1984年9月28日通过的第39/2号决议中也宣布该宪法无效，并加以否定。

因此，建立在所谓的新宪法基础之上的南非政府不仅是种族主义政权，而且也是非法的。在该种族主义宪法强行付诸实施后，南非爆发了民众暴动，尔后又出现了暴力浪潮，南非法西斯势力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这些事实进一步突出的显示了南非政权的非法和种族主义特征。今天，国家恐怖主义维持并加强了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和非法的宪法。

这种局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要么这种局势进一步恶化，使南非、甚至整个地区卷入流血的冲突，要么砸碎种族主义的机器，建立一个非种族主义的民主社会，扭转目前的局势。许多南非人，比如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斯蒙德·图图主教正在致力于和平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我们知道，比勒陀利亚政权目前采取的行动必将导致南部非洲的种族大冲突。

就非洲来说，决择是不难的。南非人民和整个非洲大陆人民选择和平的道路。但令人遗憾的是，种族主义政权阻碍了这条道路；某些西方国家与这个政权在政治、经济和其他种种形式的勾结助长了其顽固态度。

我们认为，要想使和平道路在这方面成为可行的选择，国际社会必须彻底孤立种族主义政权。除非我们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要求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呼吁得到安理会的积极响应，否则南非人民就别无选择，只有加强正在进行的武装斗争。

大会在其1984年9月28日第39/2号决议中要求安理会审议由于强制推行所谓新宪法而引起的南非严重局势，并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阻止南非紧张局势和冲突的进一步恶化。我们非洲集团是根据大会决议这一规定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

安理会现在收到一份决议草案；我们认为，这个决议草案包括对紧张局势应该采取的最起码的措施，这些措施如能实施便可缓和目前南非的紧张局势。我们坚信，善良必然战胜邪恶，正义必然战胜压迫，自由必然战胜征服，所以，我们仍需保持乐观，并且期望安理会的审议会有积极结果。我希望，安理会不会使我们失望。

主席：我感谢埃塞俄比亚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克里什南先生（印度）：先生，首先我要说，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看到您来主持我们的审议工作。我们已受益于您八月份主持会议的丰富经验。除祝贺您之外，我期待安理会在您明智和不偏不倚的领导下，将会采取有效的和建设性的行动。

我还要借此机会赞扬马欣盖泽大使，他明智地、干练地主持了九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仅仅两个月前，安理会在您的主持下，审查了由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决定所造成的严重局势；种族主义政权决定举行所谓选举，为有色人种和亚裔人分别设立议

院。 在那时，就这关键而易动感情的问题的辩论最后使安理会于1984年8月17日通过了第554(1984)号决议。 安理会这一决议特别宣布，所谓新宪法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的，1983年11月2日的选举投票结果是无效的，推行新宪法将进一步恶化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具有爆炸性的局势。 决议坚决拒绝承认新宪法、选举和南非少数种族主义政权为进一步加强白人少数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的险恶阴谋，并宣布它们为无效。

安理会这一明白无误的信息遭到比勒陀利亚一贯的蔑视和傲慢。 即使安理会仍在进行辩论时，南非代表就事先拒绝安理会可能会做出的任何决定。 南非的种族主义统治者如期在1984年8月22日和28日举行假选举，第554(1984)号决议对南非毫无影响。

安理会决议仍对被压迫的南非人民产生影响。 事实上，安理会的审议结果给他们提供了更大的道义力量，并使他们具有更大的决心去抵制比勒陀利亚进一步推行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那种一戳即穿的企图。 选择受到应有的蔑视，受到大规模的抵制，许多人奋起抗议，宁愿被逮捕受刑，而不愿向不正义低头，这一切有力地证明了南非绝大多数人（黑人，有色人以及亚裔人）的勇气和智慧。 我们赞扬他们的团结和刚毅，称颂他们的牺牲精神。

南非的形势一直是反复无常的，这种不稳定的根源就是种族隔离政策。 以所谓的新宪法概念为开始的一连串事件，以及1983年11月2日举行的虚假公民投票进一步加剧了已经十分紧张的状态。 在最近的假选举期间及其前后，南非各地都愤怒和绝望地吼叫，这一切必须看作是被压迫的群众为争取人类尊严以及他们的生存所做出的必然反应。 比勒陀利亚政权以独特的方式不经审讯随意逮捕和拘留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它残忍蛮横地杀害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和罢工的工人；它强行实施实际上是军事管制的条件，企图残忍地恫吓变革的力量屈服。 在这种严重局势的情况下，大会在1984年9月紧急审议了这个问题，并通过了大会第39/2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还特别重申新宪法无效，不能接受，并且

谴责对被压迫人民的不断屠杀，以及随意逮捕和拘留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大会对安理会的要求，我们今天再次在这里举行紧急会议。

出席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和代表团团长最近在纽约举行会议，他们

“认为，造成该地区不稳定和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通过残酷镇压、剥夺和剥削，恫吓和制宪骗局，在国内继续推行种族隔离政策。”
(S/16773 第18段) 部长和代表团团长们

“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公然无视国际社会，不顾南非绝大多数人民的反对，企图以‘宪法改革’为幌子，炮制一个新的种族主义‘宪法’，进而剥夺非洲多数人的权益，分裂南非被压迫人民，并进一步加强种族隔离政策这种情况，表示强烈的愤慨。……部长和代表团团长们祝贺南非被压迫人民抵制新的种族主义‘宪法’的勇敢和一致的行动，同时深为关切地注意到种族主义政权对他们采取的暴力和镇压，结果打死打伤数百人，包括儿童在内，而且还监禁了许多人民领袖。

“……部长和代表团团长们赞扬南非被压迫人民在暴力镇压和压迫面前继续表现的英勇行为。”(S/16773 第22和23段)

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在安理会重申最近表明的不结盟运动的这一立场。

安全理事会的第554(1984)号决议庄严宣布：要彻底根除种族隔离制度，要让一个团结统一的南非的全体人民充分和自由地参加成人普选，从而建立一个以多数人统治为基础的非种族主义的民主社会，只有这样，南非的爆炸性局势才能得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国际社会应从这一深刻的正确论断中得到鼓舞和指导，努力恢复南非人民不可剥夺的尊严与自由，在这一动乱的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

不结盟运动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确实，联合国也是这样做的。倘若比勒陀利亚政权制造障碍，安全理事会有权对这一政权的蔑视态度进行惩罚。

布尔基纳法索、埃及、印度、马耳他、尼加拉瓜、巴基斯坦、秘鲁和津巴布韦代表团已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供安全理事会审议。该决议草案载于S/16791号文件中。我们相信，该决议草案将得到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的支持。

我们不久将有幸在此同几天以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德斯蒙德·图图主教见面。《纽约时报》报道了他两天以前在索维托说的话，这些话是专门针对白人少数人说的。请允许我借用他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如果你们认为可以阻挡我们，你们就将被击溃；你们就将被征服。我们不想征服你们。我们要说：‘加入我们的队伍吧！加入胜利的一方吧！’”。

主席：我感谢印度代表对我的美言。

下一位发言者是南非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桌旁就坐并发言。

冯希尔恩汀先生（南非）：主席先生，请接受南非代表团的祝贺，我们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

安全理事会再一次公然违犯《联合国宪章》，开会——违反常规地开会——审议无可非议地完全属于南非内政的问题。不过，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安全理事会以前就曾践踏过自己的规章，最近的一次是1984年8月16日。

意味深长的是，有些国家自己在人权方面的记录远远超过了令人不快的程度，它们对《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二十一条第2和第3款甚至连口头上表示支持都做不到，却丝毫不加考虑地援引该条款来攻击南非。这些国家的代表援引有关条款的内容使得这一条款完全失去了其意义。这些国家何以如此大胆，居然指手划脚地告诉

另一个主权国家怎样管理本国的事务呢？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只要安全理事会做出的决定是为了处理南非的内部事务的，南非政府就予以反对。南非政府、也只有南非政府才对其全体公民的安全与幸福负有责任。不论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国的任何其他机构采取什么行动，南非政府都不会放弃自己维护法律与秩序的责任。

现在，我想简单地谈谈今天早上南非警察在塞坡根镇进行的挨户搜查。果然不出所料，联合国内的一些人又象通常一样，对这次搜查作了歇斯底里和恶意的评论。事实是，南非警察的行动完全是为了保护塞坡根镇的居民，使他们免受犯罪分子和其他颠覆分子的侵害。这些犯罪分子和颠覆分子长期以来就对无辜和遵纪守法的公民进行恫吓、谋杀、放火和抢劫。我要补充说，我们的警察在维护法律与秩序的过程中，得到了当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与合作。

印度代表自己的国家有着歧视和社会不平等的邪恶纪录，而他本人今天下午却厚颜无耻地就宪法公正的问题教训起南非来了，这真是虚伪到了极点。至于埃塞俄比亚，它的代表最好还是多考虑一下自己人民的利益，而不要象今天下午这样对南非进行荒谬绝伦的攻击。

我国政府将继续为全体南非人民的福利而进行有秩序的、循序渐进的变革。要求召开本次会议的人当然是不会对此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的；我国政府将不允许这些人采取的不负责任的行动妨碍我们为在南非和整个南部非洲次大陆实现和平与稳定所取得的进展。

正如安全理事会的记录所示，我曾经仔细地解释过我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有哪些目的。我曾经指出，在实现南非内部的和解方面正在取得进展，以保证所有南非人民都能在公正与平等的制度之下生活。

然而，在我看来，联合国显然不希望对南非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做出公正和客观的评价。相反，经验告诉我们，象今天的会议这样，违反《联合国宪章》来讨论南非事务，我们就不可能指望联合国对南非的局势做出公正、平等或正直的估价。面对着针对我国的报复性的恶意敌视，谁都不敢站出来，为在几乎所有领域改善南非人民的命运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辩护。

联合国某些会员国的人民的处境无可置疑地要比各种肤色的南非人的处境都差，这表现在真正的宪法权、立法权、社会经济发展、教育、医疗服务、诸如食物和住房等人类基本需要方面，以及生活的其他所有方面，而我们国家竟然受到它们的谴责，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但是，我已经说过，今天我没必要重复我们南非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些成就感到骄傲。因为今天的会议对南非的积极发展不感兴趣，所以我也没有必要重复讲这些成就了。这次会议的召开完完全全出自一个原因，即：尽管南非政府沿着公正地实现我们多阶层社会所有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希望之路取得了成就，却进一步煽动反对南非的世仇之火。

由于我们的努力正在开花结果，那些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的人显然会感到吃惊。对于南非政府的真正动机，他们竭力欺骗世界舆论，千方百计地力图破坏已经取得的进步。但他们是不会得逞的，他们一定会失败，他们会失败，是因为南非政府的努力将越来越多地得到其当之无愧的国际上的承认。我们是吓不倒的。

安全理事会每召开一次这类会议，都愈来愈不得人心。除非迅速逆转这一趋势，否则这种情况必将最终导致安理会的权威和声望的下降。

南非外交部长要我今天在这里宣布，作为南部非洲的区域强国，南非通知各位，它无意投降。我必须提出警告，如果联合国继续沿着现在的路走下去，南非将不得不停止它为南部非洲和平所作的努力。阁下，坦率地说，我们已经受够了。最终吃苦头的将是我们的邻国，联合国要为此负责并承担其后果。

真正关心联合国利益的负责任的会员国难道不应当制止这类行动吗？

总之，就南非政府而言，过去我已在安理会讲明了我们的立场，今天，这一立场仍然不变。安全理事会声称它关心南非共和国的内部事务，我们拒绝这一声称，我们也拒绝它专横地对南非如何处理内部事务指手划脚。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加布先生，我

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加布先生（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让我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这里作简短发言。尽管我们刚才饱尝了一些胡言乱语，你主持的这次会议是专门讨论南非的非常严重的局势，对此，我十分高兴。

不管南非代表刚才说了些什么，在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半夜三更向约翰内斯堡附近被隔离的城镇塞坡根（Sebokeng）至少派遣了7000名士兵，恫吓非洲人民，挨家挨户地搜查，逮捕了几百名非洲人。

我相信，今天早晨观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的理事们看到了那里发生的情况。我看了新闻节目，大为震惊。新闻报道说，那座拥有十二万人口的城镇变成了一个军营，全副武装的白人种族主义士兵荷枪实弹，狼狗到处乱窜，直升飞机在城镇的上空盘旋。

记者们坐着装甲运兵车穿行于大街小巷；他们看到，城里的街道上士兵林立，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路透社记者报道，“自从1960年残酷的沙佩维尔惨案发生后的紧急状态以来，这是军队对自己公民采取的第一次大行动。”

记者还报道说。这是“南非保安部队和警察有史以来采取的最大的联合行动。”

显而易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由于无力制止日益壮大的反对种族隔离的势头而陷入绝望，于是便对该不幸国家内手无寸铁的大多数黑人发动战争。我还要补充的是，上月份，比勒陀利亚政权举行了最大的军事演习，而以这次行动是紧接着上次军事演习进行的。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指出，军事占领塞坡根 (Sebokeng) 就是宣战。这一组织还指出：

“这种占领表明，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已彻底失败。南非政府所说的革命威胁其根子在于无代表性的少数统治。”

民主统一阵线的一位发言人指出，该阵线一再告诫，南非正进入一种内战局面。你们记得，上个月民主统一阵线六名领导人进入英国领事馆，务使世界注意那种爆炸性局势。

今天在南非发生的并不是又一次人民要求解决他们不满的斗争和南非政权的又一次非人道的压迫行径。

十年前在安理会审议南非形势时，种族主义政权庄严保证放弃各种歧视，西方国家以此为理由，否决了把那一政权赶出联合国的要求。自那时以来，种族主义政权在某些西方国家和利益的配合下，在“变革”和“改革”宣传的烟幕下，企图通过所谓独立班图斯坦和强迫非洲人迁离他们的土地和家园的办法驱逐非洲人多数，剥夺他们的国民权利。去年，在一阵骗人宣传的掩护下，种族主义政权通过了所谓的“新宪法”，目的是分化黑人，剥夺非洲人多数的国民权利，把一个非洲国家变成一个白人种族主义的壁垒。上个月，种族主义政权不顾绝大多数人民的坚决反对和联合国大会与安全理事会的强烈谴责，一意孤行地强行实施那一宪法。南非黑人现在不仅是在为他们的家园、他们的生计和他们的基本权力而斗争，而且是在为他们的祖国，为非洲大陆的完整而斗争。他们在为《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而斗争。

我必须强调指出，单是谴责种族隔离政权不足以成为对局势有意义的响应。我们已进行了无数次的谴责，种族隔离政权也已不止一次地藐视了联合国体系的这一最高机构。因此，没有理由再拖延根据《宪章》规定对种族隔离政权实行制裁，或在这一问题上模棱两可。我们看到，在1960年的沙佩维尔大屠杀和1976

年的索韦托大屠杀之后，联合国认为种族隔离政权对这两次事件负有责任，并谴责了种族主义隔离政权，然而这一政权却继续处之泰然地迫害黑人，同时西方大国阻止国际社会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南非代表几分钟前在他卑鄙的发言中却只字不提那两次大屠杀。

种族隔离政权对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和联合王国的态度及跨国公司的态度是敏感的。它把这些国家政府的目前态度看作是允许它进行镇压。的确，种族隔离政权估计，它现在应该进行更大规模的压迫，以镇压抵抗，使跨国公司得以继续营业，从受苦受难的黑人身上赚得“血钱”。它期望能制造坟墓的平静，使西方大国在消除种族隔离的行动方面可再次闪烁其词。但历史不会重演。被压迫的人民已空前觉醒，一场爆炸的前景已经出现。

我向安全理事会呼吁，不要在通过了谴责种族隔离政权的决议或向它提出一些要求后就了事，而要根据《宪章》的规定考虑采取一些措施来实施其各项决议。我要特别呼吁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王国倾听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呼声和种族主义分子勾结，藐视大多数人民的代表，这起码不是政治家风度的一种表现，也不是和非洲友好的行动，更不是忠于《联合国宪章》的证明。

至于是否让种族主义政权为所欲为，让它挑起更大的冲突，致使黑人大多数不得不为尊严和生存而牺牲，以及国际社会是否能解决这一局势，这首先取决于美国和英国。我希望历史不需作出这样的记载，即尽管各方的呼吁，这两个国家却未尽到自己的责任，酿成悲剧。

主席：我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对我的美言。

下一个发言人是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安理会已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图图主教倾听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安全理事会发言，使我们特别感到光荣，安理会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我们文明生活

这个时候，种族隔离继续亵渎人类，此时选择他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他人类的尊严的深信和他对种族隔离漫长而艰难的经历，这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接受这一崇高荣誉的对象。他给整个非洲带来荣誉，这是因为他深深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使各种肤色、种族和政治见解的人成为兄弟和友好的邻居，在和平与和睦中生活之故。

我现在荣幸地请图图主教讲话。

图图主教：主席先生，感谢你的美言，给予我的荣誉使我诚惶诚恐。感谢你给予我在这里讲话的荣誉。我谨代表我国几百万被剥夺了发言权和被贬低的人民以及我本人，最热烈地感谢你给我这一机会。

对我们南非形势的一个讽刺是，我被剥夺了在我国最高代表机构讲话的机会，我等会儿再谈这个问题。我真心诚意地说话，因为我要讲的是我深深热爱的国土，那里江山多娇，山峦起伏，流水潺潺，群星闪烁，羊群嬉戏，莺歌燕舞；那里充满着上帝赋予的丰富宝藏，矿藏丰富，种类齐全；地域广阔，足以使所有居民安居乐业，它是鱼米之乡，除了自足，还可供给非洲的邻近大陆；它可以绝妙地促进整个非洲以及全世界的精神和物质发展与繁荣。它拥有满足它所有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资源。

既然是这样，我们当然期待这一名符其实的富饶之乡成为和平、和睦和心满意足之地。天哪，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分裂、感情疏远、仇恨、隔离、非正义和可以避免的苦难，我热爱的祖国被毁了。它的确是个支离破碎的社会，充满着恐惧和忧虑，被沮丧和绝望的阴影所笼罩，分裂为敌对的交战各方。它是一片富有高度爆炸性的土地，人民坐在火药桶上，而引线的确已经很短了，随时都能把我们送上西天。这里有流行性的骚乱，就象流脓的疮伤一样，不仅要治标，而且要治本，才能痊愈。

南非社会处于严重的两极分化。最形象地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上星期发生的事情。当设在奥斯陆的委员会所作的决定使得黑人社会欢欣鼓舞时，当整个世界向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表示祝贺时，白人政府和大多数南非白人却如丧考妣，力图贬低诺贝尔和平奖。一个本来应该是举国欢腾的时刻，却暴露了一个不幸陷入分裂的社会。

在我九月初到贵国来度休假年之前，我访问了约翰内斯堡附近一个动乱的地区。和我同行的还有南非教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我敦促博萨先生和教会领导人会晤，以处理急剧恶化的局势之后，该委员会举行了紧急会议。由于我们发出了和平倡议，我们得以和两位内阁部长会晤，由此可见，我们十分关心把我们的呼吁付诸实施，即，做和解的使者和基督的使节。在这个黑人城镇里，我们碰上了一位老年妇女。她告诉我们，她在家照料孙儿孙女，并帮助上班的邻居照看孩子。在她所谈到的那一天，警察在街上追赶黑人学生，但孩子们躲开了警察。于是，警察沿街追赶，路过她家。当时，她照看的孩子们正在屋前的院子里玩耍，她自己则坐在后院的厨房里。突然，她女儿冲了进来，急声叫她。她慌忙奔进起居室，发现一个孙子倒在门的里侧，死了。警察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背。他才六岁。在最近的暴动中，一个出世刚几个星期的婴儿成了第一个死去的白人。

没有哪一个人的死亡会使我们无动于衷。每一起死亡都使我们失去一个人。每一起死亡都不应该发生。那些被黑人居民认为是与一种压迫黑人、剥夺黑人最基本人权的制度进行勾结的人遭到惨死，我们同样哀叹。他们唾弃了这些在这一制度内活动的人，认为他们是走狗和傀儡，尽管由于一种把地方政府权力分散、扩大到黑人手中的新办法，他们戴着市政厅议员之类的桂冠。

十多万黑人学生与1976年那样正在举行罢课，抵制他们以及黑人社会认为是旨在故意宣扬卑贱低下的劣等教育。一种本来就高度不稳定的局势几经触发，结果造成八十多人死亡。黑人矿工也举行了第一次正式罢工，造成了工业不稳定，在罢工中也有黑人死亡。

也许有人会问：南非似乎已经走上了改革道路，例如，它在国外签署了恩科玛蒂协定，在国内执行了似乎和以前截然不同的新宪法；在许多人看来，这部新宪法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因为它设立了三院：白人院，有色人种院，印度人院。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发生那么多骚乱？

我愿在此声明，博萨先生宣布，南非的未来再也不能仅仅让白人来决定，他的勇气令人敬佩。我已在好几个场合这样说了。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南非的悲剧就在于，有些事情本来是可以大大有助于解决我们国家日趋严重的危机的，但却由于百分之七十三的人——占人口绝大多数——被排除在外而夭折。再富有想象力的人也不会认为那种宪法是民主的。各委员会的组成比例是四个白人，二个有色人和一个印度人。这充分证实了大多人的怀疑，即它是旨在使少数人统治永久化。三院的第一个成员资格是种族，这一事实说明，新宪法是旨在加强种族主义和人种主义。种族隔离最令人深恶痛绝的特征将安然无恙，丝毫不变。《种族区域法》和《人口登记法》使得不同的种族集团接受不同的教育体制，而这些和其他一些法律都将丝毫不变。

主要使用英语的教会和官方白人反对派认为新宪法是极其不充分的，在去年11月举行的白人选举中，他们呼吁抵制新宪法。然而他们的呼吁却被置若罔闻。绝大多数黑人抵制了这一虚假的东西，这一排除黑人政治的工具。各个集团发起了运动，呼吁抵制有色人种和印度人的选举。我还要补充一句，尽管情况极其困难，他们仍然坚持开展和平运动。众所周知，当局对此的回答是采取惯用的铁腕策略，拘留了组织抵制运动的大多数统一民主阵线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其中有些人至今仍然被关在德班的英国领事馆内，引起外交上的纷争。

目前的动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局对八月份反对选举的示威游行所作出的反应造成的。在选举的闹剧中，只有大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参加投票，这比任何其他事实都更有力地说明，印度人和有色人已拒绝成为种族隔离制度的小伙伴——这是民主联合阵线的缔造者、世界新教联盟主席阿兰·博萨卡用的字眼。

然而，在这片富裕的土地上却没有自由。人们没有同当局的决定持不同意见的自由。旱灾和波及到世界经济大部分的萧条造成了大规模失业。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当局提高了各类食品的价格和黑人集居地的房租——这些措施是为了最重地打击最无能力支付额外费用的人。毫不奇怪，所有这些使得本来就已紧张和爆炸性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了。

因此，在这样一场消耗战中，这种动乱继续存在，其造成的伤亡在任何时候都不至大到足以使世界震惊，促使世界针对造成了所有这些痛苦的种族隔离制度采取行动。我们一贯警告，除非消除其根源，否则这一动乱将蔓延到整个南非。根源就是种族隔离制度——一种凶恶、不道德、从头到脚都充满邪恶和违反基督教教义的制度。

有人会提起恩科玛蒂协议；我们要说：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冲突停止，我们都为之感到高兴。但我们要问：南非政府推行的缓和为什么只供出口呢？留给黑人平民百姓的为什么是国家侵犯行为呢？今天播送的新闻报道说，军队已经将沙佩维尔附近的黑人市镇塞坡根封锁，约四百人被捕，其中包括南非基督教长老会的前任主席和一位英国圣公会教士杰弗·莫斯莱恩神父。

在通往我们住地的路上，我们黑人经常会碰到一排排的路障，在这些被称作例行公事的警察活动中，路障旁站的却是军队。如果以这种方法动用军队，那谁是敌人呢？

当局从未停止过剥夺黑人的南非公民身份。我本人今年五十三岁，是教会的主教，有些人会说，我是相当负责的；我旅行时使用的文件对我的国籍是这样写的：目前无法确定。南非政府使我们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成了外国人。它继续变本加厉地推行其强迫人口迁移的罪恶政策。它正威胁要迫使居住在夸恩格玛的人们迁移。它丝毫不关心住在开普敦附近的棚屋区(KTC squatter camp)的妇女。当局每

天都要毁坏这些妇女用薄脆的塑料搭起来的棚屋，而这些妇女弥天大罪就是要同孩子的父亲、自己的丈夫在一起。

南非白人并不是魔鬼；他们是普通人，其中许多人惊恐不安；不论是谁，如果他只占五分之一的少数，都会感到惊恐不安的。我希望通过这个机构，呼吁我的南非白人同胞同我们一道建立一个新社会。因为，黑人并不想将白人赶到大海里，只想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获得他们有权得到的地位。

我们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一个压迫性的不公正的社会使用的暴力和试图推翻这一社会的人使用的暴力，因为我们相信，暴力并不能解除我们国家的危机。

我们所憧憬的新社会是一个真正不分种族、真正民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上，人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的。

我们致力实现公正、和平与和解。我们恳求你们：请帮助我们；敦促南非当局同我们社会所有阶层的真正代表举行会谈。

我呼吁本机构采取行动。我以南非的普通人民、南非的小人物们的名义呼吁。我以住在十字路口和棚屋区(The KTC Camp)的人们的名义呼吁。我代表那些作为移民工人而不得不住在清一色都是男性的旅馆里的父亲们呼吁，他们一年之中有十一个月要远离自己的家人。我代表反对那种强加于黑人的受到歪曲的教育的学生们呼吁。我代表那些遭到专横禁止的人们、那些遭流放的人们、那些未经审判就被拘留的人们和那些因为想象到一个新南非而遭监禁的人们呼吁。我代表那些被从自己的家园逐赶出来的人们呼吁。

我要说：我们将得到自由，我们恳求你们：请帮助我们，以便使南非的所有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能享受自由，以便使自由能以最少的暴力取得，以便使自由能和平地到来，以便使和平能很快地到来。

主席：我感谢图图主教刚才作的重要发言和对我说的客气话。我相信，安全理事会的成员都听到了他恳切的呼吁。

克里什南（印度）：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代表说了一些毫无理由的话和无端的指责，我不得不发言。

我国在民主体制的范围内维护和保护人权的记录是众所周知的。在这个会议厅里我绝没有料到会听见一个靠制度化的种族歧视和蓄意压制根本的人权和政治公民权利得以维持的政权的代表，对印度进行无端的指责。

对印度以及其他不结盟国家或者对埃塞俄比亚以及埃塞俄比亚发言所代表的其他非洲国家进行疯狂和莫须有的攻击，一点帮不了南非少数政权代表的忙，因为他所维护的正是显然不能维护的东西，他所辩护的正是已被文明世界唾弃的东西，因为它嘲弄了人类所珍惜和维护的价值和原则。

南非代表再一次提出了国内管辖权的托词。很久以前，联合国就宣布并决定，只要涉及种族隔离问题，就不能用《宪章》作掩护。我们同样听到南非代表再一次对南部非洲地区的主权国家进行威胁。他应该知道，南非人民和前线国家人民都不会屈服于这种威胁。他们将继续进行斗争，并消灭这种被称为对人类犯罪的种族隔离制度。

我们刚才从德斯蒙德·图图主教那里听到的激动人心的话、毫无疑问不仅将鼓舞南非人民，而且鼓舞所有的前线国家，并且实际上将鼓舞我们所有人民。我真希望南非代表能留在会议厅里，聆听并重视图图主教的呼吁。但我怀疑，即使他坐在这里，他是否会注意这一呼吁。我对此相当怀疑，因为从我们所知道的南非政权的记录来看，这一呼吁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耳边风。

主席：埃塞俄比亚代表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我的发言很短。法西斯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竭尽全力，再一次用比勒陀利亚历届代表惯用的无耻谰言欺骗国际社会。我不会降低自己的身分对他反唇相讥。毕竟，人们很难侮辱一个体现最恶劣侮辱的实体。

全世界知道，种族隔离政权是最可憎的制度，国际社会已宣布它是对人类的犯罪。我们仅希望，总有一天在这个庄严的会议厅里将再也见不到令人可憎政权的令人讨厌的代表。

非洲人民，包括埃塞俄比亚人民可能很穷，但他们不仅对自己光明的未来，而且对种族隔离的垮台依旧十分乐观。

主席：根据我的理解，安理会现将就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没有反对，我现在就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我请荷兰代表发言，他想在表决前发言。

范德尔斯图尔先生（荷兰）：两个月前，在选举南非有色人种与亚裔人议会代表的前夕，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554(1984)号决议，拒绝南非新宪法，并重申只有彻底消除种族隔离才能在南非找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方法。在选举进行和宪法生效后，面对选举之后出现的广泛的混乱，大会谴责南非顽固推行种族主义政策。我国投票赞同了大会的两项决议。

不幸的是，从那以来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善。在一些黑人城镇，动乱不时爆发，造成愈来愈多的伤亡。也许这种暴力的高涨不能只归因于南非新的宪法安排。其它因素，如租金上升和对黑人城镇生活条件的普遍不满，也当然使本来就是爆炸性的局势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小的火星就能促使受压迫的黑人大多数所积压着的怨愤和怒火爆发出来。确实，只要不以果断的方式解决这些事件的根源，暴力的火焰必将从压制性政权造成的郁积在心中的仇恨爆发出来。

正如我以前阐明的那样，荷兰政府认为南非新宪法的基础是去年排它性的白人公民投票赞同的建议，一点也没有解决大多数人民不满和满足他们的合法愿望。

此外，新宪法的内容显然是为了大大限制三院制议会中有色人种和亚裔人议会对政府决策过程的影响力，从而继续保证白人的统治地位。有色人种和亚裔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十分低，由此可以看出，南非的非白人并不认为新的宪法体制脱离了目前的种族主义政策，而是通过装璜门面的改革支撑种族隔离制度，毫不触及根基的措施。国际社会拒绝南非新宪法，表示对这些事态发展的关注；这表明南非政府看不到本国局势日益紧张的真正原因，这些根源是它迟早要解决的。

荷兰的一贯立场是：南非社会陷于深重的困难之中，其弊病只有通过导致根本性改革的政策才能加以根治。要使这类措施真正解决问题，那其中就必须包括拟订一份南非各族人民最终分享权力的计划并解决黑人大多数被剥夺投票权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考虑到这一目标，荷兰一直奉行通过本国和国际一致行动来增加对南非压力的政策。在这方面，我想指出，荷兰多次表明准备与安全理事会其它成员一起合作，加强对南非现行的强制性武器禁运——例如通过强制性禁止进口南非生产的武器来贯彻上述禁运。

我国政府对最近几个月南非各地由于拒绝参加选举而出现的暴力浪潮，死亡和领导人的被捕深表忧虑。荷兰坚决支持欧洲共同体十个成员国于1984年9月11日发表的宣言，十国在宣言中对南非局势日益恶化表示关切，并宣布它们将谋求立即释放那些无罪而被捕的人。十国在声援南非政治犯日所发表的声明中再次对这些事态发展表示关切。

在这种对峙不断扩大令人忧郁的情况下，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德斯蒙德·图图作为南非反对种族隔离和提倡和平变革的先锋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消息更是鼓舞人心。我们十分注意地听取了他今天的讲话，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对一个顽强随求和平变革的人的这种恰当和及时的奖励，体现了人们的希望，尽管

南非政府顽固不化，但是人们相信还是要通过对话与和解来寻找解决南非问题的办法。

我国代表团同意放在我们面前的决议的主旨，因而将投票赞成这项决议。荷兰强烈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我们同意决议草案所表示的看法，即必须彻底根除这种制度，代之以一个自由的，非种族主义和民主的社会；这样，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不分种族或肤色，都可享有平等的权利。我们同意起草决议者的看法，即决议应包括执行部分第6段所列举的各项要求。南非的家园政策的破产正在日益清楚地明显起来。建立这些实体不仅丝毫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且班图斯坦不能维持它们的人口这一情况也表明，庞大的种族隔离计划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幻想。同样，南非当局推行的强迫迁移也使世界舆论对种族隔离的残忍本性产生反感。

然而，荷兰不能同意决议草案中使用的某些说法。我要告诉大家，尽管我国谴责拒绝让南非黑人大多数参加制宪过程的行为，但是我国认为安理会没有权利对一个会员国的宪法或选举过程的法律效力进行裁决。此外，我们对执行部分第1段提到《制止和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持有某些保留。

主席：下面对载于S/16791号文件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布尔基纳法索、中国、埃及、法国、印度、马尔他、荷兰、尼加拉瓜、巴基斯坦、秘鲁、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津巴布韦。

反对：无

弃权：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4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因此决议草案通过，成为第556(1984)号决议。

我现在请那些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代表发言。

约翰·汤姆森爵士（联合王国）：对于那些愿意看到种族隔离垮台而不再受痛苦以及给予全体南非人民自决权而不再发生流血的人们来说，在过去几星期里发生的悲惨动乱事件是极其令人伤心的。25年前，35年前，甚至更早些时候所不断发出的愈来愈强烈的警告，至今仍无人理会。

联合王国投票赞成安理会第556（1984）号决议，这是进一步表明国际社会认为，南非的问题绝不能以镇压、剥夺民权和政治权利或暴力来解决。我们所投的票并没有改变我们在对安理会第554（1984）号决议和大会第38/11和第39/2号决议投票时所采取的立场。联合国的任何机构都无权拒绝承认一个会员国的宪法。无权或宣布它无效。南非局势的严重性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我们对此决议某些部分所使用的夸张性语言表示遗憾，其中包括用“屠杀”这样的字眼来形容那里的局势；我们认为这样做只会起反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象“对人类的犯罪”这样的话是憎恶的语言，而不是技术法律词汇；我们认为，本决议的所有部分都不符合《宪章》第七章的内容。

南非所发生的不是一场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而是为自决权而进行的斗争。种族隔离与自决原则是不相容的。德斯蒙德·图图主教主张的非暴力变革给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南非，象他这样勇敢的人一直在为享有平等权利和对自己命运的发言权进行斗争。我们认为，应该由所有南非人民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并自由和平地决定他们的前途。此外，我们认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应该通过促进和平变革，而不是促进武装斗争，负责援助和支持这一进程；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说服南非政府给予其人民充分的民权和政治权利。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美利坚合众国）：先生，首先我要在这个公开会议上祝贺您当选本月的主席，并表达我国政府对您在过去一月中主持安理会工作感到十分满意。我们已经祝贺过您的前任、津巴布韦的代表，他干练而娴熟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虽然决议中某些语言过火，使我们不能在安理会投赞成票，美国今天的弃权并未阻碍安理会通过此决议。我国政府憎恨种族隔离制度。我们已在许多场合表

达了这种憎恨。我们还一再表示我们的信念，即剥夺所有南非公民的平等权利本身就是错误的，并且是南非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我国政府对最近发生在南非的暴力事件深表忧虑，并表示关注。我们完全支持决议中要求的平等权利、多数人统治和尊重所有肤色种族南非公民少数人的权利。

美国政府的确坚决支持给予一切国家的公民以平等权利和自由、机会和自治与自决的要求。我们认为，如果所有南非公民不能享受作为自治社会公民的所有权利，南非问题是不会得到解决的。美国政府在南部非洲寻求的优先目标仍然是在南非和整个地区寻求和平和走向我们共同目标的具体进展。

我愿借此机会补充一点，即这次会议给了我们机会，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机会，来听取一个伟大的人权捍卫者的雄辩。我们总是认真地倾听图图主教的观点。我们多次表达了对图图主教的尊重。这里我或许可以非常适当地引用里根总统的话。里根总统写信给图图主教，说：

“亲爱的图图主教：

“请接受我和美国人民对您的祝贺，祝贺您被提名为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以表示承认您争取南非和平变革的努力。全体美国人民同我一起承认您的努力和寻求促进非暴力变革，以摆脱种族隔离，建立一种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政府，建立一个不分种族而向全体公民提供均等权利和机会的社会。美国听到了在种族隔离统治压迫下的南非人要求正义的呼声。我们继续敦促南非政府同南非全体公民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以实现和平过渡，摆脱种族隔离。我们欢呼您被选为接受这一荣誉，并向您保证，我们支持这些目标。

罗纳德·里根。”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的发言及她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吕克·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法国）：我们对第一序言段和第一执行段的某些措词，特别是把种族隔离称作为“反对人类罪”的说法有所保留。然而，我们仍然投票赞成今天提出的决议，就如我们在8月投票赞成安理会第554(1984)

号决议和更近些时候投票赞成大会第39/2号决议一样。

我要告诉大家，我国外交部长几天前对纽约进行一次特别访问时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上的讲话。他说，种族隔离政策在“道义上是不能接受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精神上是丑恶的”。

丝毫不能触动种族隔离制度的宪法改革和使许多南非人在自己的国家里因强行驱逐到班图斯坦而沦于流亡者的政策、或由治安部队行使暴力都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只有在权利平等和尊重人人尊严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才能保证南非和平。这样一个民主社会必须由全体南非人不分种族和肤色自由决定。我国代表团就是这样解释决议所提的自决权的，《宪章》第一条确认，这种权利属于世界各国人民。

在等待这一正当权利受到承认的同时，法国将继续毫不含糊和无保留地谴责种族隔离政权及其行径与造成的后果。

主席：埃塞俄比亚代表要求讲话。我现在请他发言。

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只想代表联合国非洲集团国家，感谢安理会作出这一值得赞扬的决定。我们非洲集团相信，这一决定将成为走向消除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一个积极步骤。

然而必须认清，种族隔离依然是一种非人道的制度，依然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威胁。因此，安全理事会有义务，根据《联合国宪章》所赋予它的责任，采取种种适当的措施，并继续处理南非的局势。

主席：这次会议的发言到此结束。安全理事会对本阶段议程上的这个项目的审议工作就此结束。

会议于下午6时25分散会。